

# 故宫故事

## ——故宫博物院和她的古今事中外情

本报记者 李舫 赖睿 邹雅婷

故宫是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，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和集大成者，是享誉四海的世界文化遗产。本报记者日前专访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，倾听故宫数不尽的精彩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

故宫内金水河与午门。

(本文图片均为故宫博物院提供)

新年钟声即将敲响前的傍晚，王旭东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故宫封门仪式。伴随着宫门关闭，他感慨：“在北京工作的又一个年头即将开始了。”

2019年4月，王旭东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，履新故宫博物院院长。如今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心里总是念着故宫。

从“敦煌”到“故宫”，对于驻守大漠28年的王旭东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在他看来，故宫与西北大漠中的敦煌，大有不同，“莫高窟是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而创造出来的，而故宫的营建体现了国家意志、家国情怀，其丰富的收藏也来自国家力量的推动。”

建筑之宏大，藏品之丰富，典籍之浩瀚……故宫令全世界为之向往。

斗转星移，山河变迁。紫禁城携着历史烟云，一路走到今天。诚如敞开的宫门，故宫把自己的故事层层铺开，等待着世人的解读。

正隆冬季……步入冷宫，寒气袭人，又无炉火，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。”清点工作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着。清点工作进行的同时，成立博物院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。

1925年10月10日，神武门前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，城门上悬挂的一块写着“故宫博物院”的匾额，昭示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。这一天，超过两万名民众涌进故宫，争相参观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。从此，数百年来，故宫成为集保护、研究、展示、教育为一体的文化机构。

然而，成立不久的故宫，就面临战火的侵袭。在20世纪的动荡岁月里，一批批仁人志士前仆后继，尽心竭力守护中华文脉，保护故宫及其藏品免受战火之灾。他们是提出《完整故宫保管计划》的易培基，是与军阀政府据理力争的陈垣，是护送故宫文物一路西迁的马衡，还有李煜瀛、庄蕴宽、沈兼士、吴瀛……

新中国成立后，新一代故宫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，故宫得到更加科学、规范的保护。1961年，故宫进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；1987年，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成为全人类的瑰宝。2002年，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启动，这是近百年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维修，被称为“世纪大修”。这次大修持续了18年，至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时完工。

历经600年风雨，壮美的紫禁城依然巍峨矗立。

### 和合共生，五千年文明流淌

故宫不仅是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，更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载体和集大成者，这是王旭东来到故宫后最大的感受。“过去我们对故宫的印象是皇家禁苑，可当你真正走进这里，就能感觉到它的广博宏大，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在这里传承、流淌。”王旭东说，“故宫的历史绝不仅是600年，它是一代又一代文化的厚重积淀，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明成果的交融荟萃。”

2021年5月1日，历经两年闭馆改陈，故宫陶瓷馆在武英殿对观众重新开放。展品数量增加了一倍多，展示形式亦有所创新，将中国陶瓷源远流长的发展史生动呈现在眼前。从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陶器，到3000多年前夏、商之际的原始瓷，再到东汉时期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，此后青瓷、黑瓷、白瓷、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瓷和缤纷绚丽的釉下彩、釉上彩瓷层出不穷。不论是“南青北白唐三彩”，还是官、汝、哥、定、钧“五大名窑”，乃至巧夺天工的像生瓷和镂空瓷，都在馆内有极具代表性的佳作展示，让人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魅力。

清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各种彩釉大瓶，器身上下装饰的釉、彩达15种之多，既有传承古韵的仿哥釉、仿汝釉、仿官釉，又有创新烧制的珐琅彩、粉彩等，高温釉与低温釉、釉上彩与釉下彩融于一身，集中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瓷技艺，被誉为“瓷母”。在这件流光溢彩的瓷瓶上，不仅能看到乾隆盛世的繁荣气象，更能看到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匠心与智慧的传承。

2021年9月，“敦行致远：故宫敦煌特展”亮相午门展厅，这是故宫与敦煌莫高窟两大世界文化遗产时隔70年的再聚首。1951年，敦煌文物研究所曾在故宫午门举办展览。70年后，敦煌瑰宝再次走进故宫，与故宫的恢弘建筑、璀璨文物交相辉映，体现了中华文明伟大的融合力、创造力和生命力。

“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很多东西，在故宫都能找到相应的文物，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。”王旭东说。方响是一种宫廷打击乐器，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，流行于隋唐，明清时仍用于宫廷雅乐中。专家在敦煌壁画里看到的大量有关方响的图像，在故宫有实物收藏，不光是形状，还有演奏方式，壁画上呈现的都方响所藏方响实物如出一辙。沿着悠远的丝绸之路，方响从西域传入中国，逐渐融入中原音乐文化，成为宫廷雅乐的一部分，一直流传下来。正是这种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，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。

从红山玉龙到良渚玉琮，从商代刻辞卜甲到春秋鼎簋，从汉代铜镜到唐代织锦，从元代外销瓷到清代珐琅器……在2022年9月开幕的“和合共生——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上，品类多样的文物，令人对故宫馆藏之丰厚惊叹万分。

王旭东说，故宫186万余件藏品中，既有历代皇家的收藏承袭，也有清官从民间征集的珍品，还有宫廷制作的礼仪和生活用品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编撰书籍和明清档案。这些藏品包罗万象，汇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。

除了壮美的建筑和海量珍贵文物，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一系列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拥有“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（北京故宫）”“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”“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”“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”“古代钟表修复技艺”“宫廷传统裹氈制作技艺”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近一个世纪以来，一代代故宫人秉持工匠精神，用心做好故宫文物保护修复，这些富有价值的传统工艺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也得到了活态传承。

沐浴五千年文明光辉，古老的紫禁城更加自信从容、豪迈庄严。

“敦行致远：故宫敦煌特展”亮相午门展厅，这是故宫与敦煌莫高窟两大世界文化遗产时隔70年的再聚首。1951年，敦煌文物研究所曾在故宫午门举办展览。70年后，敦煌瑰宝再次走进故宫，与故宫的恢弘建筑、璀璨文物交相辉映，体现了中华文明伟大的融合力、创造力和生命力。

“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很多东西，在故宫都能找到相应的文物，这充分说明中华文化是一脉相承的。”王旭东说。方响是一种宫廷打击乐器，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，流行于隋唐，明清时仍用于宫廷雅乐中。专家在敦煌壁画里看到的大量有关方响的图像，在故宫有实物收藏，不光是形状，还有演奏方式，壁画上呈现的都方响所藏方响实物如出一辙。沿着悠远的丝绸之路，方响从西域传入中国，逐渐融入中原音乐文化，成为宫廷雅乐的一部分，一直流传下来。正是这种兼容并蓄、博采众长，让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。

从红山玉龙到良渚玉琮，从商代刻辞卜甲到春秋鼎簋，从汉代铜镜到唐代织锦，从元代外销瓷到清代珐琅器……在2022年9月开幕的“和合共生——故宫·国博藏文物联展”上，品类多样的文物，令人对故宫馆藏之丰厚惊叹万分。

王旭东说，故宫186万余件藏品中，既有历代皇家的收藏承袭，也有清官从民间征集的珍品，还有宫廷制作的礼仪和生活用品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编撰书籍和明清档案。这些藏品包罗万象，汇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。

除了壮美的建筑和海量珍贵文物，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一系列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拥有“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（北京故宫）”“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”“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”“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”“古代钟表修复技艺”“宫廷传统裹氈制作技艺”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近一个世纪以来，一代代故宫人秉持工匠精神，用心做好故宫文物保护修复，这些富有价值的传统工艺在不断的实践运用中也得到了活态传承。

沐浴五千年文明光辉，古老的紫禁城更加自信从容、豪迈庄严。

### 四海雅集，新时代勃发生机

博物馆是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桥梁。今天的故宫，可知可感，可亲可近，不仅深厚，还很鲜活，不仅宏大，还很轻盈。新时代10余年来，故宫用更多的“打开方式”把历史带到当下，不断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惊喜。

2月5日元宵当晚，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座无虚席。儿童音乐剧《角端》正在上演。角端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独角神兽，常伴明君左右，通晓四方语言。该剧以故宫所藏明万历年间的掐丝珐琅角端香薰为原型，讲述了角端和他的文物家族成员之间一系列有趣又感人的故事。

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历史。故宫海量的珍贵文物，蕴藏着数不清的故事。然而要把历史故事转译成今天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，并不是简单的复制，还需要在文物历史、文化内涵和设计元素的基础上创作转化。

故宫选择了“借力”，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合作，共同书写故宫故事。

《角端》是故宫博物院与艺瑞奇国际文化联合出品的首部原创儿童音乐剧，却不是故宫第一次尝试舞台作品。2021年，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、人民网共同推出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，以舞蹈展现北宋画家王希孟传世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在全国引发“青绿热”，至今仍一票难求。目前，故宫正与中央民族乐团、环球音乐积极谋划，邀请世界各国艺术家走进故宫，创作“故宫之声”，用音乐演绎故宫故事。

与此同时，更多馆藏文物通过不同形式与大众见面。数字化展示就是其中一个方面。2015年1月上线的“故宫名画记”，如今已收录名作1000余件。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、韩滉的《五牛图》、赵孟頫的《秋郊饮马图》等传世珍品，都可以数倍放大，使细节清晰可见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全景故宫”“数字多宝阁”等展示平台，“故宫博物院”小程序、“每日故宫”应用程序等，在网上营建出一个浩瀚的“数字故宫”。目前，故宫已累计完成85万件文物的基础影像采集。这项工作还将以每年大约采集7万到7.5万件的速度持续下去。

紫禁城自诞生以来，一直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。这里的建筑、藏品，都深刻记录了来自不同地域、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交融碰撞。今天，人们同样相信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为故宫写下新的精彩。

2022年7月3日，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。这座屹立在维港之滨、形似方鼎的金色巨型建筑，以融汇古今、结合中西的方式诠释故宫文化，甫一开放，便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被誉为“有望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文化新地标”。

2022年9月，“万方雅韵——驻华外交官故宫音乐交流会”在故宫举行。来自瑞典、委内瑞拉、阿根廷、日本等国的外交官，与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家、故宫博物院员工同台献艺，以乐会友，其乐融融。活动的新颖形式让外交官们啧啧称奇，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艺术魅力，高度评价活动的意义非凡。自2012年起，故宫博物院每年都组织驻华外交官来院开展参观交流活动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。

把海外文物“请进来”，让故宫文物“走出去”。故宫积极搭建交流平台，通过多元合作，深化文明互鉴；——“穆穆之仪：来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宫廷典礼展”，带领中国观众走进气势恢宏的克里姆林宫宫廷盛典；

——“传心之美——梵蒂冈博物馆藏中国文物展”的精美展品，印证了中梵之间历史文化的交融与交流。

2023年新年伊始，各种国际交流大展已经在谋划中：故宫博物院与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署考古与博物馆局合作的“随陀罗艺术展”，即将在故宫拉开帷幕。与奥地利、意大利、法国、阿富汗、伊朗等国相关机构策划的展览，紧锣密鼓提上日程。



故宫博物院儿童音乐剧《角端》海报。

文物学、博物学、考古学、艺术史、文明史……各种学术交流此起彼伏，新项目新进展如雨后春笋：

2022年8月，故宫博物院启动“太和学者计划”，面向国际（境）外招收访问学者，并选派故宫学者赴国际（境）外访学。今年，第一批“太和学者”即将出发——来自美国、日本、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4位学者走进故宫；6位故宫学者访学加拿大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越南、美国等国。未来，还会有第二批、第三批更多地区的学者参与进来。

故宫同样向国内学者敞开怀抱，设置开放课题，邀请学校教师、社科机构学者，从不同视角对故宫进行研究和解读。这些课题涉及建筑、文物、历史、哲学、美学、中医、教育学、传播学等多个领域。

与其他文博机构互通有无、共享资源，也是故宫正在探索的一个方向。目前，故宫博物院已经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达成战略合作，一起推出展览，未来还将在更多领域开展深度合作。

王旭东曾在敦煌研究院工作28年，那里开放包容的基因深深影响了他。他还曾到美国和日本访学，对文化交流有深入的理解。他一直相信，交流就有创新，创新就有发展。

在距离故宫30公里开外的北京西北郊，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已经破土动工。北院区建成后，故宫文物的保护与展陈条件将得到大幅提升，大众对教育、欣赏、知识共享的多样需求，也将得到进一步满足。

2025年，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100周年的重要日子。千百年来，故宫心怀“国之大事”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，她的故事讲也讲不完。故宫，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，更属于我们的子孙万代。

我们期待，故宫北院区将在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之际开门迎客，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博大、雄关瑰伟、历久弥新的故宫，让蕴藏中华文脉的珍品万年永宝，镌刻长留青史的盛世华章。



明代《徐显卿宦迹图·皇极侍班》(局部)，描绘了紫禁城皇极殿(清代后称为太和殿)的历史风貌。

### 丹宸永固，六百年宫城巍峨

今天的故宫，与明永乐时期所建宫城规模相当。这座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，在6个多世纪前的营建，凝聚了无数中国人的智慧和汗水。

永乐四年(1406年)，明成祖朱棣下诏“建北京宫城”。一场浩大的工程自此拉开序幕。朝廷官员们被派至全国各地，负责采木、凿石、烧砖、运送物料等艰巨而庞大的营建准备工作。

建造大殿所需的楠木，生长在川贵湖广地区的高山深谷里。那里山势险峻，时常有虎豹狼蛇出没。采木工“入山一千，出山五百”，很多人丢了性命。这些巨大的木材，通过水路从南向北，运抵北京。

采运石料同样艰辛。保和殿后面，有一块故宫里最大的丹陛石，据说采自北京房山。这块重达200余吨的巨石，且不论开采之艰，仅运送就征调了两万民工和一千多头骡子，用时整整28天。

10余年间，北京城到处是热闹的建设场景。今天北京的琉璃厂、台基厂等地，都是因当时加工建材而得名。参与肇建紫禁城的，除了少数记录在册的官员，主要是多达百万的劳动人民。他们之中，有工匠，也有从各地征调的民工、卫军。这些默默无闻的人，造就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典范。他们运用的修建手艺，被后人概括为“八大作”，即木作、瓦作、石作、扎材作、土作、油漆作、彩画作、糊裱作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1420年，紫禁城终于落成。整个宫殿建筑群坐落在北京中心地带，集百工之大成，空间布局参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的营建原则，体现着中国人的传统礼制思想。

紫禁城的命运，从此与国运和时局紧密交织在一起。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精彩故事在这里上演。

故宫博物院2020年举办的“丹宸永固——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大展上，有几张尺寸不大、老旧泛黄的游览券，那是故宫博物院前身——古物陈列所的参观凭证。

1912年，清代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。在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主导下，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两地所藏文物运至北京紫禁城陈列展览，外朝部分区域一并对外开放。1914年，古物陈列所成立，紫禁城初次向民众敞开大门。1925年，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，迈出了从“宫”到“院”的第一步。直到1948年，古物陈列所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并入故宫博物院。

1924年冬，溥仪出宫后，由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进入紫禁城内廷区域，清点查验宫中物品。清室善后委员会中有一位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——年仅17岁的单士元。他回忆初次进宫的情景：“时